

十九史略通考 二

和装本

リ 8
2228
2





○ 始皇生于耶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二之上

前進士廬陵 曾先之 編次

松塢門人番陽竹窩余進宗海道考

秦

秦始皇帝名政始生于耶鄆昭襄王時孝文王柱為太子有庶子楚為質于趙困不得志陽翟大賈呂不韋適趙見之曰此奇貨可居因以財結之乃適秦因太子妃華陽夫人姊以說妃立楚為適嗣不韋因納耶鄆姜姬有姬而獻于楚生政實呂氏

古華去聲說音祝下並同適嫡同○陽翟縣名屬鈞州賈商也音貨喻庶子楚居蓄積也言可居積以圖

大索逐客

他日富貴矣 孝文王立三日而薨楚立是為莊襄王四年
薨政生十三歲矣遂立為王母為太后不韋在莊襄
王時已為秦相國至是封文信侯太后復與不韋通
王既長不韋事覺自殺太后廢處別宮茅焦諫母子
乃復如初長處皆上聲○通謂私通也覺發露也

胡氏曰孝文莊襄二王之死皆不韋之所為也

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游說耳
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為去聲索音色搜也 客卿李斯上
書曰昔穆公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
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

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散

六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強公室此四君者皆

以客之功客何負於秦哉治去聲從音宗○由余之見春秋晉人也亡入戎耳

蹇叔岐州人遊於宋百里奚薦之也丕豹自晉奔秦公孫支亦岐州人時游於晉也 泰山不

讓土壤故大河海不擇細流故深今乃棄黔首以資

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黔音緝齊咨疽二音○秦山在兗州黔首黑髮之民秦謂民為黔首也言民者國之本棄之則眾乖離而

適為敵國之助也賢者國之輔卻之則國空虛而反為諸侯之利也藉借同謂以兵借寇也齎送也言為

盜齎糧也 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令斯楚人嘗學於

荀卿秦卒用其謀并天下復音伏還也令去聲 有韓非者善刑

除逐客令 韓非 上書

國滅六

更帝

名為韓使秦因上書說秦滅韓王悅之斯疾而問之
遂下吏斯遺之藥令自殺為使間遺皆去聲令平聲
司馬公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
人之國非為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固不容於
死矣焉足愍哉

十七年內史勝滅韓十九年王翦滅趙二十二年王
賁滅魏二十四年王翦滅楚二十五年王賁滅燕二
十六年王賁滅齊賁音奔王秦王初并天下自以德
兼三皇功過五帝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
曰朕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過音戈更平聲令去聲
○除拜遺官曰命

改命為制者取斷制之義也布告中外曰令改令為詔者取詔告之義也朕者我也古者上下通稱至是惟天子得稱焉通鑑始皇既并天下乃采用鄒衍五德之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

胡氏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非帝貶於皇王貶於
帝也後世不知此義遂以皇帝自居而以王封其
臣子失之甚矣王之為名繼天撫世之謂曾是而
可使臣子稱之乎孔子作春秋尊周立號係王於
天其禮隆矣有天下者必法孔子稱天王其列爵
自公以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制曰死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甚無謂自今

除諡法

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
千萬世傳之無窮行去聲數上聲○考行易名曰諡
周公之所作也無謂猶言無足道也

胡氏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考
德行之實而以天誅之臣子亦安得而私之哉然
後世諡法雖存而公道不暢為臣子者往往加美
諡於君親使死受所不當得取世訕笑則又不若
不諡之為愈也

愚按始皇更改古制大虐無道宜其畏天下議已
而除諡法也其為子孫計則欲萬世無窮然其傳
止於二世而亡者何哉梁氏所謂治天下而法先
聖猶飢之必食不可一日廢今也絕先聖之道而
欲以長繼是猶卻食而求生也豈不難哉斯言得
之矣

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錄音巨○兵戈戰
之屬錄者附也百

二十斤○丞相王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

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下公卿講
議其事廷尉李斯曰

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眾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
讎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

罷封
建置
郡縣

立石功業

東遊海上

公賦稅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也蜀音蜀易音異○廷尉獄官也陸階下侍臣先與之言蓋因卑達尊之義也殿下閣下足下之類亦倣此始皇曰天下初定

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

是復扶又反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守尉謂御史也○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

石頌功業上泰山立石封祠既下風雨暴至休樹

下封其松為五大夫禪于梁父遂東遊海上嶧音善禪音甫○鄒嶧山在兗州鄒縣南築土曰封除地曰

梁父泰山下小山也禪休息也五大夫秦官名或曰封五株松為大夫也方士齊人徐市等上書請與童

張良為韓報仇

男童女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三神山仙人及不死

藥如其言遣市等行瀛音盈○方士方外之士今道士流也始皇浮江

至湖山大風幾不能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

女舜妻始皇大怒伐其樹赭其山遂自南郡而還幾音

君筭赭音者○湖山在益陽洞庭之間湘君廟在焉湘君娥皇女英也赭赤也言盡伐其樹而其山赭然也

○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韓亡欲為報仇始皇東行

至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擊始皇誤中副車始

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為去聲令平聲推音槌中

祖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父平相釐王桓惠王凡五世也博浪沙在今河南陽武縣○三十

一年更臚為嘉平庚音○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方

伐匈奴
長城築

李斯
請焚
詩書

士廬生入海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
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築長城起臨洮至遼
東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洮音洮袤音茂○錄圖書
識緯之書也胡謂始皇子
胡亥而始皇不悟以為胡虜也臨
洮府名屬鞏昌遼東郡名屬遼陽三十四年丞相李
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
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
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
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臣請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
百家語者皆誥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

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

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去上聲筮音是○史官國
史院官也偶對也棄市禮

曰刑人於市與殺棄之是也族謂夷○三十五年侯
其宗族也去除也龜曰卜著曰筮

生廬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大怒曰廬生等

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

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

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

陽誹音斐傳去聲○廉問察劾
也傳述也告引告訢牽引也長子扶蘇諫曰諸生

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

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長上聲○糾治曰繩
上郡屬陝西今綏德

作阿房宮

廬陵劉氏曰秦所以亡以立少子胡亥也胡亥所以得立以長子扶蘇在外也扶蘇所以在外以諫坑儒也然則秦亡之禍自坑儒始天道亦昭昭哉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於渭南上林苑中朝平聲先作前殿阿房房如字或音旁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閣道謂四畔棧木為道可周回馳驅也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抵至也南山在華陰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複音福屬音竹

衡石量書

趙高矯殺扶蘇

○上下有道曰複道屬連也閣道營室皆星名漢天河也天官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橫絕天漢至營室曰閣道是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天下謂之阿房宮令善也更音庚○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自用者執已見也衡秤衡石秤鍾也言以衡石稱量文書日夜處決自有程限也○秦有出使者還遇人持璧授之曰為我遺馮池君明年祖龍死使為遺皆去聲馮音浩○馮池在咸陽君其神也索隱曰江神以璧遺馮池之神告始皇將死蓋秦以水德王其君將亡故水神先自報告也蘇林曰祖始也龍君象也以喻始皇○三十七年始皇出遊丞相李斯少子胡亥宦者趙高從始皇崩於沙丘平臺秘不發喪詐為受詔立

○二世
欲悉世
所好

胡亥賜扶蘇死載始皇輜輶車中以一石鮑魚亂其
臭至咸陽始發喪胡亥即位是為二世皇帝少從皆

音溫輶音涼和隱密也文穎曰車上有窓
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曰輜輶車也鮑脆也

二世皇帝名胡亥元年東行郡縣謂趙高曰吾欲悉
耳目之所欲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高曰陛下嚴

法刻刑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則高枕肆志矣二世

然之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公子大臣多僂死樂音洛
更音庚

○悉盡窮極也肆放縱也○陽城人陳勝字涉少與人傭耕輟耕

之隴上帳然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

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陳勝
吳廣
起兵
于蕲

哉少為皆去聲○陽城縣名屬澤州貨力取直
曰傭輟止也之往也隴田間高阪也若汝也至是

與吳廣起兵于蕲時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為屯長音蕲

其長上聲○蕲縣名屬宿州秦民富強居閭右貧弱
居閭左時徭役煩多富民役盡故後貧民也戍者屯

兵以守也漁陽郡名屬北平今
蕲州是也屯長屯營之長也會大雨道不通乃召

徒屬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犬

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

項燕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種上聲○集
覽曰扶蘇無

罪而二世殺之百姓未知其死項燕楚之良將或
以為存或以為亡故詐稱二人以為天下倡也大

梁張耳陳餘詣軍門上謁勝大喜自立為王號張楚

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長上聲應去聲下並
同○欲張大楚國故

陳勝
自立
為王

武自立 王為趙 父老 立劉 邦為 沛公

項羽 學書 劍

號張楚長吏 郡守縣令也 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

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群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

上悅使去聲 謁者官也 陳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

軍耳餘為校尉使徇趙地至趙武臣自立為趙王師

宣令 徇 沛人劉邦起兵於沛父老爭殺令迎立為沛

公沛邑掾主吏蕭何曹參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音

院為去聲 沛郡名屬河南今徐 項梁者楚將項

燕之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籍字羽少時

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姓名

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會

田儻 自立 王為齊 韓廣 自立 王為燕

張耳 陳餘

籍守殷通欲起兵應陳涉使梁為將梁使籍斬通佩

其印綬遂舉吳中兵得八千人籍為裨將時年二十

四少去聲 會稽音槍笄郡名屬浙 齊人田儻自立

為齊王儻音軌 故 趙王武臣使將韓廣略燕地廣

自立為燕王 楚將周市定魏地迎魏公子咎立為

魏王 年二吳廣為其下所殺為去聲 下多同 其

陳勝為其御莊賈所殺以降秦初勝既稱王故人

亦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而去勝

斬之諸故人皆引去性復苛察諸將不親附以至於

敗 秦將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儻魏王咎與

周市皆敗死 趙王武臣為其將李良所殺張耳陳

立趙
歇為王

項梁
立楚
懷王

餘立趙歇為王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良良○居

巢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

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

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必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

項梁求得楚懷王孫心立為楚懷王以從民望好去聲說

音挽下並同○居巢縣名屬廬江今無為州巢縣是蠶蜂同言敘也○趙高與丞相李

斯有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斯

可奏事樂入聲斯上謁二世怒曰吾嘗多間日丞相不

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開音高曰丞相長男李由為

三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三川郡名屬河南今

趙高
誣殺
李斯

汝寧府長上聲二世然之下斯吏具五刑腰斬咸陽市五刑墨劓

刑官大辟具者盡受其罪也斯出獄顧謂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

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

而夷三族復扶又反○若汝也上蔡縣名屬汝寧夷滅也三族父母妻族也○中丞

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

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指鹿為馬問左右

或默或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莫

敢言其過官者曰中後凡言中人中官中常侍之類皆倣此驗證也考也中去聲謂暗以他事

中傷其人而坐以法也○項梁與秦將章邯戰敗死宋義先言

其必敗梁果敗秦攻趙楚懷王以義為上將項羽為

趙高
指鹿
為馬

項羽
斬宋

義破秦兵

趙高弒二世立子嬰

懷王遣沛公入關

沛公不好儒

酈生長揖

沛公說

次將救趙義驕羽斬之領其兵大破秦兵鉅鹿下虜王離等降秦將章邯董翳司馬欣羽為諸侯上將軍

秦兵數敗高恐二世怒使其壻閻樂弒二世於望夷宮立公子嬰為秦王二世之兄子也嬰既立族殺趙

高數音朔○望夷宮在長陵西兄謂扶蘇○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時秦兵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

羽怨秦殺項梁奮願與沛公先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獨沛公寬大長者可遣乃遣

沛公慄匹妙反悍音汗長上聲○莫利謂不○高陽

人酈食其謂沛公麾下騎士曰吾聞沛公慢而易入

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酈音力食音異其音箕騎汗梁麾大將旗也所以指揮士卒故曰麾騎士蓋食其同里人若見沛公謂曰臣里

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非狂也若汝騎士曰沛公不好儒客冠儒冠來者輒

解其冠溲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好去聲客冠之冠音貫溲音搜溺與尿同小便也沛公至高陽傳舍召生入沛公方踞床使

兩女子洗足而見生傳去聲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長上如字於是沛公輟

洗起攝衣延生上坐謝之輟止也攝攝也生為沛公說下陳

下陳留

留後常為說客生為之為去聲○張良從沛公西

先是張良聚兵百餘人遇沛公於留遂屬焉公以為西征而沛公大破秦軍入關至霸上秦王子嬰素

併天下二世三世而亡稱帝止十有五年組音祖○

在長安東三十里素車白馬示有喪也繫頸

司馬公曰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也善夫賈生之言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

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胡氏曰攻守無異勢秦以詐力得之豈有能施仁義之理邪

西漢

產李隆準龍顏

漢太祖高皇帝姓劉氏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大雷雨晦冥父太公往見交龍其上已而產李媪音襖女隆準而龍顏

夷鬚鼻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準音拙○隆高準鼻也

子癍寬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度器

量也生業生及壯為泗上亭長長上聲○秦制十里

產作業也一亭亭有長主督捕

盜賊也。單父人呂公奇其狀貌，以女妻之。即呂后也。單父音善，甫縣名，屬單州。呂公名文字叔平，善相人妻去。季為縣送徒驪山，徒多

道亡，自度比至盡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

餘人，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後人來至，蛇所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赤帝子

斬之，因忽不見。後人告季，季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

旗幟皆赤

益畏之。為比皆去聲，度音鐸，嫗休據反，從去聲。○時始皇葬驪山，故季送徒士供役作也。比及也。豐西豐邑之西也。嫗者老婦之稱。秦居西，西屬金。故曰白帝子赤火色，蓋漢勝秦之兆也。負恃也。陳涉起季亦起兵於沛，以應諸侯。旗幟皆赤。幟音熾，用赤旗幟者。

約法三章

應赤帝子之兆也。楚懷王遣沛公破秦入關，降秦王子嬰。既

定，秦還軍霸上，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

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關

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

悉除去。秦苛法，秦民大喜。抵當也。李裴曰：傷人有二曲，直盜賊有多寡，罪名不可

預定故止曰抵罪而已。

唐氏曰：不殺子嬰，約法三章，此理最好，為得天下之根本也。項羽一切反是。

廬陵劉氏曰：高帝入咸陽，則除秦苛法，先武至河。北則除莽苛政，二漢之興宜哉。

項羽欲入關

范增說羽急擊沛公

項伯與約

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或說沛公守關中羽至關

閉大怒攻破之進至戲期且擊沛公戲音希水名出華州渭南縣而

入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鴻門地名

在東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貪財好色今入關財

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

氣皆為龍成五采天子氣也急擊勿失好去聲令平聲

唐氏曰入關不取財物不幸婦女此高帝創業規

模也

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叔曰良

曰良為韓王送沛公有急亡不義為去聲入具告因要

為婚姻

謝羽鴻門

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

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

備他盜也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要平聲與邀同見音現倍與背

同伯許諾曰且日不可不蚤來謝蚤早伯去具以告

羽且曰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許

諾遇待也沛公且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

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

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

臣有隙騎去聲復去聲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之言左

馬官名曹姓羽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無傷名也

者三羽不應數音朔應去聲○目羽謂動目以謂羽

舉以示羽者欲羽早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

范增使項莊舞劍

舞因擊沛公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

不得擊項莊羽從弟也張良出告樊噲以事急噲擁盾直入

樊噲擁盾直入

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皆盡裂瞋音噴皆音恣○盾

也皆眼睚也裂破也羽曰壯士賜斗卮酒一生彘肩噲立飲拔

劍切肉啗之卮酒器容四分大卮容一斗羽曰能復

樊噲卮酒不辭

飲乎復扶又反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沛公先入

秦關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

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切為將軍不

取也說如字為去聲羽曰坐噲從良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

沛公使良

招噲出間行趨霸上間去聲留良謝羽曰沛公不勝杯

勺不能辭使臣奉白璧一雙再拜奉將軍足下玉斗

一雙奉拜獻亞父足下勝音升杯盃同勺均同酒器

猶齊桓公尊管仲為仲父也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

撞破王斗

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督過之猶言督責之也范增拔劍撞

破玉斗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

也唉音哀又虛其反歎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以其

羽殺子嬰

軍機故誅之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降王子嬰燒秦

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冢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

楚人沐猴而冠

羽尊懷王為義帝

大失望屠夷滅也韓生說羽曰關中被山帶河四塞之地

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且思東歸曰富貴不歸

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

果然羽聞之烹韓生衣去聲○集覽曰被山帶河謂

如帶也四塞謂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也楚人謂猴曰沐猴言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之性躁急

也○羽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懷王吾

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得專主約乃陽尊為義帝徙

江南都郴郴音琛○陳氏曰羽求王關中故先致命

屬湖分天下王諸將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立章邯為

王申陽為河南王司馬印為殷王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英布為九江王吳芮為衡山王共

羽自立西楚霸王為沛公漢王

敖為臨江王徙燕王廣為遼東王立燕將臧荼為燕王徙齊王市為膠東王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安為濟北王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孟康曰江陵為南楚吳乃

曰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之王

去聲下王漢同○陳氏曰巴郡名今順元等處是也蜀即今四川等處是也漢中郡蜀陝西今興元府是也

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三人以距塞漢路塞音色○三人

謂章邯董翳司馬欣即三秦也漢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願大王王

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

圖也王乃就國以何為丞相圖謀也

胡氏曰人有恒言皆曰用賢所以養民也蕭何乃

謂養民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而獨見之

五星聚東井
漂母進食與信

言也夫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術也故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用而上之所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以鑒矣蕭何有見於此而高祖聞言即悟漢業之興不亦宜乎

漢元年五星聚東井

五星木火土金水也并經星界未申之間在申者為西井在未者為東井直秦分雍州之域時五星聚於其次善漢興王之兆也

初淮陰人韓信

家貧釣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信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

乎

漂匹妙反飯上聲○淮陰縣名屬淮安以淮陰屠水擊布曰漂王孫猶言公孫蓋尊稱之耳

中少年有侮信者因眾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

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胯下信熟視之俛出胯

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怯

少好皆去聲胯音股○屠中屠肆中也若汝也胯兩

股間也蒲伏一作匍匐手足並行之貌

項梁渡淮信從之又數以策干

項羽不用亡歸漢為治粟都尉數與蕭何語何奇之

數入聲○千求也

漢王至南鄭將士皆謳歌思歸多道亡信

度何已數言王不用即亡去

度音鐸○南鄭郡名即漢王所都何自

追之人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謁王

罵曰若亡何也曰追韓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

追韓信

設壇拜信
將為大

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雙王必
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
事者數如字易音異○若汝也事信猶言用信也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
鬱鬱久居此乎欲東謂欲東向取天下也鬱鬱沉結不通之意何曰計必東
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
為公之為去聲何曰不留也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王素
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呼去聲乃設壇
具禮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
一軍皆驚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遂用信計部署諸將留蕭何
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引兵從故道出襲雍王章邯邯

項籍弑帝陳平好讀書歸楚

周勃毀平

敗走死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皆降淮去聲○部署謂分其部曲而
署置之也故道縣名屬武郡○漢二年項籍弑義帝於江中○初
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
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日嗟乎使平得宰天下
亦如此肉矣好去聲○陽武縣名屬汴梁宰屠牲也初事魏王咎不用
去事項羽得罪亡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拜為都尉參
乘典護軍來去聲○因托典主護監也周勃言於王曰平雖美如
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盜其嫂事魏不容
亡歸楚又不容亡歸漢今大王令護軍受諸將金願
王察之令平聲冠玉謂飾冠以玉則光美外見而中無所有喻平雖有才而無德也王讓

受諸將金

董公說漢王為義帝發喪

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成敗之數大王何暇用之乎行去聲○讓責也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水驟至抱梁柱而死孝已殷高宗第三子有孝行受誅而不逃王拜平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遞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夫平聲○新城鄉名三老官名集覽曰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遞說遞道而說也於是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

項羽放弑之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之士南浮江漢而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為去聲○三河內也

胡氏曰天下苦秦諸侯並起名其師者曰誅無道秦可矣今秦已滅諸侯各有分地而漢又起兵雖曰項羽為政不平顧亦伸已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大臨然後項羽弑君之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矣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酈生陳此義而下全齊於是楚人背無所倚右斷其臂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睢水之圍

大公所獲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十六萬伐楚入彭城收其寶貨

美人置酒高會

師古曰五諸侯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或曰常山王張耳此時無兵蓋陳餘

也彭城郡名屬河南項羽所都

項羽方擊齊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

擊漢大破漢軍於睢水上死者二十萬人水為之不

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

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

遇楚軍為楚所獲常置軍中為質

睢音蛆為騎從間皆去聲食音異其

音筭質音至

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

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

滎陽郡名即鄭州

胡氏曰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制

使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破秦入關時則亦

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為帥狃於小勝而逸

欲生焉是以至於此耳且是行也直欲破羽之國

都歟則宜亟還滎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致羽而

與戰歟則宜分部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

引日肆志寵樂而群臣亦寂無諫者豈良平諸公

不在行歟嗚呼危哉

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縣邑事便宜施行計關中

戶口轉漕調兵未嘗之絕

漕曹皂二音水運也調去聲

張氏曰蕭何佐漢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

蕭何轉漕調兵

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高祖所以得天
下者以關中根本固故也

遣韓信擊魏

魏王豹叛漢王遣韓信擊之豹以栢直為大將王曰
是口尚乳鼻安能當韓信信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

軍襲安邑虜豹信既定魏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

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王遣張

耳與俱罌音鶯○夏陽縣名屬河中瓶大腹小口曰罌釋文云以木罌縛罌缶以渡是也安邑縣

信耳擊趙

名屬鮮州○三年韓信張耳以兵擊趙聚兵井陘口趙王
歇及成安君陳餘禦之陘音刑○井陘山名在威州井陘縣李左車謂

餘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

必在後願得奇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

勿與戰彼前不得闔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

將之頭可致麾下將間皆去聲下同○方比軌轍謂

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也餘儒者自稱義兵

不用奇計信間知之乃敢下間知謂間諜窺視而知其不用左車之策也

未至井陘口止夜半傳發輕騎二千人持赤幟從

間道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

壁拔趙幟立漢赤幟傳發謂傳令起發也人馬不帶甲曰輕騎若汝也乃使

信出背水陳餘斬

萬人先背水陣平且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
開壁擊之戰良久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

隨何
說九
江王
歸漢

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歸壁見赤
幟大驚遂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之斬餘禽歇鼓行聲
而行也諸將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
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
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倍背同信募得李左車解
縛師事之用其策遣辯士奉書於燕燕從風而靡音募
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
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又大喜過望見從皆去聲洗
音鮮布姓英氏嘗坐法黥故曰
黥布過望者過於已所望也

食其
請刻
六國

從張
良計
銷印

正義曰漢王以布先分爲王恐其妄自尊大故踞
見令其折服已而美其帷幄厚其飲食多其從官
以悅其心亦權道也

酈食其說漢王立六國後王曰促刻印張良來謁王
方食具告良良曰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遂發八難
其一曰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游者徒欲
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王大王
誰與取天下乎且楚惟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
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謀大事去矣王輟食吐哺罵
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爲難皆去聲焉平聲
變平聲趣促同○箸

陳平以金反間

筋同籌筭也八難一曰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其能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死命乎二曰武王入殷表商容閭釋箕子囚封比干墓今大王能乎三曰發鉅橋粟散鹿臺財以賜貧窮今大王能乎四曰殷事已畢偃車為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乎五曰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大王能乎六曰息牛桃林之野示不復輸積今大王能乎其八即天下游士及楚惟無強二段是也楚惟無強謂楚之強無與敵也撓屈也豎儒斥謂楚圍漢王於滎陽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輩數人耳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羽大疑亞父請骸骨歸疽發背死鯁音梗間去聲○骨鯁堅強正直之意蓋審諤之臣

紀信謝楚

○楚圍漢王益急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請誑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土出降楚人皆之城東觀王乃得出西門去項羽燒殺紀信誰居况反欺誑也○漢王軍成臯羽圍之王跳去北渡河晨入趙壁奪韓信軍令信收趙兵擊齊跳徒周及○成臯縣名屬河○酈食其說漢王收滎陽據敖倉粟塞成臯之險王從之塞音色○敖倉山名秦於此築太倉故曰敖倉○酈食其為漢王說齊王下之蒯徹說信曰將軍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酈生伏軾掉三寸舌下七十餘城將軍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間使皆去聲伏憑也軾式同掉杜帛反搖

食其請據敖倉食其說齊下之

信襲

羽欲
烹太公

數羽
之罪

也 ○四年信襲破齊齊王烹食其而走 ○漢與楚皆

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名羽為高俎置

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俎所載牲

王曰吾與若俱北面事懷王約為兄弟吾翁

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若而皆羽願與

王挑戰王曰吾寧鬪智不鬪力因數羽十罪羽大怒

伏弩射王中脅挑徒了反數上聲射音石中去聲○

約王我於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報而

擅劫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冢私其財罪

四殺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二十萬於新安罪

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

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

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 ○

韓襄
沙信
壅水
破楚
軍

良平
請封
韓信

楚使龍且救齊龍且曰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

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進與信夾濰水

而陣且音蛆易去信夜使人曩沙壅水上流且渡擊

且佯敗還走且追之信使決水且軍大半不得渡急

擊殺且虜齊王田廣遂定齊地壅音勇塞也凡數信

使人言之漢王請為假王以鎮齊王大怒罵之張良

陳平躡王足附耳語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

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印立信為齊王復扶又反○

平自相附耳而言有漢方○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

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曰漢王授我上將

削徹
反說信
羽歸
太公
呂后

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倍之不祥雖死
不易削徹亦說信信不聽衣我之衣食我之食皆去聲推平聲易如字移也
○漢立黥布為淮南王○項王少助食盡韓信又進
兵擊之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東
為楚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亦欲西歸張良陳
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今釋不擊此養虎自
遺患也王從之遺去聲○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即今官渡水也
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
漢王則其不義甚矣

陳氏曰程子謂張良此謀非義固是然項羽既殺

張良
請地
與信
起

四面
皆楚
歌

韓王成而張良欲報君父之仇奚暇恤其他耶
五年王追羽至固陵韓信彭越期不至張良勸王以
楚地梁地許二人皆引兵來黥布亦會固陵縣名即固始屬淮陽
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乘之羽敗入壁圍之數重
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
楚人多也垓下隈名在亳州一重平聲起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悲
歌慷慨泣數行下其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
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騅者
羽平日所乘駿馬也左右皆泣莫敢仰視行音杭虞姓美人女
官名羽幸姬也騅音追蒼黑雜色馬也羽乃夜縱八百餘騎潰圍南出

羽決
戰之
勇

項羽
死

渡淮迷失道陷大澤中漢追及之縱騎皆去聲下同

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

十餘戰未嘗敗也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今

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

皆如其言為去聲下同○東城縣於於是欲東渡烏江

亭長檝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願急渡羽曰籍

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

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復見獨不愧於心乎乃刎

而死長上聲檝音蟻復扶又反○烏江浦名楚地悉

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

魯守
禮義
國
漢王
即皇
帝位

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持羽頭示之乃降王還馳入

齊王信壁奪其軍立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漢王即

皇帝位楚懷王封羽為魯公魯人為之堅守故云為主死節

太史公曰羽放弑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

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欲以力征經營天

下國亡身死尚不覺悟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

不謬哉

揚子曰漢屈群策羣策屈群力楚傲群策而自屈

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愚按高帝兩奪韓信軍未免任術此信所以不終

臣節也

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徹猶列也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予與同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

能用
三傑

為我擒也羣臣悅服

夫音扶真音振魏求位反餉式亮反為去聲

楊氏曰項羽無道所過殘滅民不親附范增為之謀主曾無一言以救其敗其所計不過欲害沛公耳嗚呼羽誠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然則羽雖用增亦未必有益於敗亡也

田橫
自剄

故齊王田橫與其徒五百人入海島上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誅橫與二客乘傳至洛陽尸鄉自剄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從之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皆自殺

傳誅戀反○有山在○初季布海中曰島傳郵馬也

為項羽將數窘帝羽滅帝購求布敢匿者罪三族布
乃髡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也之洛
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以布之賢漢求
之急不北走胡南走越耳此棄壯士資敵國也滕公
言於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數音朔髡音坤各為之為
去聲○窘迫也髡髮曰髡
以鐵束頸曰鉗
滕公夏侯嬰也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嘗窘帝彭
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
是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
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見音現無母
通禁止辭也
司馬公曰高帝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

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
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苟不明禮
義以示之使為臣者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
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
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活已猶不
與也刑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齊人婁敬說上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無德
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陛下按秦之故
此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易音異搯音厄亢音岡
拊音撫○搯捉持也亢
咽候也拊擊也以亢喻關中以背喻天下所謂
與人相關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上問

張良良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殺函
右隴蜀阻三面而守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殺

同隴州名屬鞏昌一
隴關在焉說如字

胡氏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平定
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於用言不自違暇如
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下隴歸才六日潁川盜起
而往征之可謂能繩祖武矣

張良
封留

張良謝病辟穀

辟音壁除也道引不食
靜居行氣以學道也

良佐上定天

下封功臣上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與陛下
遇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封留足矣遂封留侯留縣名即

陳留至是杜門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韓滅為韓報

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願

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

為韓之為去聲赤
松子古仙人號也

司馬公曰夫生之有死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
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
以知神仙之為虛偽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
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夷
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知止邪故子房托於
神仙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與

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諸將曰發兵阬孺子

信信雲雲為為遊遊

耳七問陳平平危之曰古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
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因禽之一力士之事耳上從
之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至陳信上謁命武士縛
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
弓藏敵國破謀臣亡今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繫
以歸赦為淮陰侯夢如字或音蒙烹叶音上嘗從容
問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
下不過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信曰臣多多益辦上
笑曰多多益辦何以為我會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
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大授非人力

臣封剖
功符

蕭何
發縱
指示

也為去聲辦薄○剖符封功臣鄼侯蕭何食邑獨多
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
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
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逐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
者人也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功人
也羣臣皆莫敢言鄼音贊○剖分也堅謂甲銳謂
上已封大功臣餘爭功不決上從複道上望見諸將
往往坐沙中相與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以此屬取
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
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

上曰奈何良曰陛下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
省上曰雍齒良曰急先封齒於是封齒為什方侯而
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
屬無患矣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賜丞相何劭履上
殿入朝不趨屬音蜀雍去聲方一作加趣音促朝平
齒以豐叛故帝憎之十八人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
樊噲鄼生鄼商夏侯嬰灌嬰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
歐周昌丁復
蟲達傅寬也

司馬公曰張良為高帝腹心宜其知無不言安有
聞諸將謀反待帝見問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
數用愛憎行誅賞群臣往往有缺望自危之心故

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下無猜忌
可謂善諫矣

尊太公為太上皇師古曰太上者極尊之稱皇○帝

懲秦苛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

柱易音異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

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上從之徵召魯有兩生不肯

行曰禮樂積德而後可興也通與所徵及上左右與

弟子百餘人為縣蒔野外習之蒔子劣反與葦同束

次也或曰立竹及茅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

皆朝賀謁者治禮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

叔孫通儀

長樂宮成

奉賀莫不震恐肅敬置法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
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誼譁失禮者上曰吾乃今日
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太常引去者屏之出也
司馬公曰禮之為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
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九族睦焉
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
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賓服
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
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誠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
禮為天下其功勳豈若是而止哉惜乎叔孫生之

匈奴寇邊

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諧俗取寵遂使先王之
禮淪沒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

匈奴寇邊帝自將擊之聞冒頓單于居代谷悉兵三
十萬北逐之冒頓音墨特又如字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至平城冒頓精

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騎去聲平城白登二縣名皆屬大同府

用陳平秘計使間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間遺皆去聲

氏音烟支匈奴后妃之號應劭曰平使畫工圖美女
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

之因說單于解圍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

邑集覽曰六計謂請捐金行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

封韓信四也請為遊雲夢禽信五也解白登圍六也○九年遣劉敬使匈奴和

陳平六出奇計
劉敬使匈奴

親奴扣

陳豨反

呂后斬信

親取家人子名公主妻單于使妻皆去聲○家人子庶人家女子也天子女曰公主蓋天子至尊不自主昏止使公侯同姓者主之故曰公主帝姑為太公主姊妹為長公主

司馬公曰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昏姻也

十年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豨許淮陰侯韓信

舍人弟上變告信陰與豨謀呂后與蕭何謀詐稱豨

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

徹之謀乃為兒女子所詐遂夷信三族為去聲○集覽曰舍人親

近左右之通稱其弟謝公著嘗得罪信因欲殺之故今告信反也上變告上變亂之事以告之也陰私也

司馬公曰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

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什趙晉燕平齊滅楚漢所

以得天下大抵皆其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

祖於陳豨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

以盧縮王燕而信乃為列侯豈非高祖亦有負於

信哉雖然信滅齊不報而自王期共攻楚而不至

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顧力不能耳及天

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

志也酌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

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乎

太史公曰假令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

詔捕
蒯徹

則庶幾於漢家勲將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
血食矣不出此而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哉
胡氏曰功過當相准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
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
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
此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
負矣

十一年帝破豨還聞韓信言恨不用蒯徹計詔捕徹
至欲烹之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材疾足者先
得之當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天下欲為陛下

梁太
僕告
彭越
反
拜陸
賈為
太中
大夫

所為者甚衆力不能耳又可盡烹邪帝赦之鹿喻天

也○梁王彭越太僕告其將扈輒勸越反上使人掩越

囚之反形已具赦處蜀呂后曰此自遺患遂誅之夷

三族處音梓遺去聲○太太僕御事之官掩襲也○遣陸賈立南海尉佗為

南粵王佗稱臣奉漢約賈歸報拜太中大夫佗音駝

○佗趙佗也行南海尉事僭稱王粵越同賈時前說詩書上

罵之曰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曰陛下以馬

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使秦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有之上曰試

為我著秦所以失吾所以得及古成敗賈著書十二

陸賈
新語
黥布
反

太牢
祠孔子

以沛
為湯沐邑

篇每奏上稱善號曰新語為去聲○乃公高帝自謂

○淮南王黥布見帝殺韓信醢彭越以同功一體之

人自疑禍及遂反帝自將擊之○十二年帝破布還

過魯以太牢祠孔子過沛置酒召宗室故人飲酒醉

上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

得猛士兮守四方令沛中子弟習歌之以沛為湯沐

邑具牛羊豕曰太牢風帝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難

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公共守之也湯沐邑謂以其

廬陵劉氏曰自坑焚禍烈吾道幾墜高帝以不事詩書之資方破布還乃能動念及此至以太牢祀

上欲
廢太子

孔子帝亦有大過人者矣漢四百年吾道之重實

自此始故綱目特書美之然其君天下而私一邑

後世不能無譏焉

初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見疏太子仁弱上以

如意類也欲廢太子而立之羣臣爭之皆不能得疏

同爭呂后使人强要張良畫計強上聲良曰此難以

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東園公綺里季夏

黃公角里先生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

臣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宜來

至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后從之爭

皆去聲角音祿慢同朝音潮○致招致也集覽曰
東綺夏角皆姓也皇甫謐曰東園公姓唐字宜明居
東園夏黃公姓崔名廣居夏里角里先生姓周名術
居角里吳氏曰綺里李姓吳名實字子影居綺里故
各以所居地名為號也

至是上擊布還愈欲易太子後置酒太子侍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為去聲調平聲

胡氏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幾不問則不言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至於招致四人以安太子則其績尤偉而司馬公乃致疑焉以為若審有此是子房為子植黨以拒父也夫高祖之雄傑豈四叟所能抗而大臣力諫之強豈不賢於四叟之助嗚呼是未知春秋深許首止之盟而易有納約自牖之象也故今特據舊史復詳載其事云

蕭何以長安地陞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而赦之空去聲○長安縣名屬安

西陲狹同棄謂拋荒也田佃同耕治之也 ○上擊布中流矢疾甚呂后問

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上曰曹參其次曰

王陵然少贛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

勃重厚少文可令為太尉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

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中去聲贛陟降反復扶又反○飛矢曰流失百

歲後謂身死後也諱不敢以死言故也贛愚直也 ○上崩葬長陵為王者四

年為帝者八年凡十二年太子立是為孝惠皇帝 長陵

在咸陽自漢以來天子葬地皆以陵稱而各立名以表之也

愚按高帝起布衣提三尺劍八年而成帝業何其

速哉惟寬仁愛人知人善任而已其入關也不殺

子嬰約法三章而大本以立其伐楚也縞素興師

不忘故主而大義以明當是之時張良說謀韓信

行兵蕭何給餉用人者昌固其宜也及天下已定

則赦季布以旌委身徇主之烈士斬丁公以厲懷

私結恩之姦臣祀孔子以崇繼天立極之大聖其

慮事深遠如此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不亦宜

乎然殺韓信醢彭越而君臣之義虧疏呂后寵戚

姬而夫婦之道缺欲易太子而父子之恩垂至於

不事詩書溺冠侮士禮文制度大抵襲秦此漢治

所以不能復古惜哉

呂后
趙殺

○

孝惠皇帝名盈母呂太后即位之元年太后鳩殺趙
王如意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燁耳飲瘖藥使居廁中
命曰人彘召帝觀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

燁音燁燁鳥也以其羽歷飲食則殺人斷音短去上聲
燁音薰灼也以藥薰耳今其聾也飲去聲瘖音因啞

曹參
趙裝

也 ○二年相國鄧侯蕭何卒以曹參為相國初參聞

何卒令舍人趣為裝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代何一

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

之守而不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趣促同較按同計
書也漢書作講 ○

廬陵劉氏書法曰綱目於兩漢諸臣卒具官爵姓者
美稱也不書姓者恒稱也惟不書官者為貶之辭

○五年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謚曰懿 ○六年以王陵為

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留侯張良卒謚曰文成

尹氏起莘曰神仙詭誕之說先儒論之詳矣綱目

前書張良謝病辟穀疑若真有道引長生之事至

是書張良卒則知子房托於神僊之意昭然可見

而詭誕之說不攻自破矣

以周勃為太尉陳李雅曰蕭曹王陳周之
用皆高帝臨崩之遺言也 ○七年帝

崩葬安陵帝無子呂后取他人子以為太子至是即

位呂后臨朝稱制元年呂后議立諸呂為王王陵曰

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平勃以

為可陵罷相遂王呂氏朝平聲 ○刑殺也言殺白馬
以敵血也平勃陳平周勃也

惠帝
崩

呂后
臨朝
稱制
欲王
諸呂

胡氏曰自己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是亦僥倖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為不可太后亦安得獨行其意乎平勃許之猶且數月再遣張釋風諭大臣而後乃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之罪大矣故程子論之曰漢祖之於羣臣以力相勝而臣之耳其臣之者非心悅誠服而願為之臣也是以當此之時無一人肯死節者其後成功亦幸而已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至哉言乎

四年太后廢少帝幽殺之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弘

左祖
劉氏

亦名他人子為惠帝子者也少去聲幽囚也更音庚○八年太

后崩諸呂欲為亂時呂祿將北軍呂產將南軍太尉

勃不能主兵平勃使酈寄說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

軍門令曰為呂氏者右祖為劉氏者左祖軍中皆左

祖遂召朱虛侯劉章予卒千餘人擊產誅之分部悉

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說令為少皆去聲予與同長上聲酈寄呂祿友也劉章齊

王肥
子也

胡氏曰太尉左祖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

右祖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時直當驅之

以義而不當問其從否况將之於軍如臂之於指

代迎立王

其為劉氏與不為劉氏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

即位誅子弘等赦天下是為太宗孝文皇帝鄉去聲

賓主位西向讓者讓為主也南
北君臣位南向讓者讓為君也

南宮氏史斷曰惠帝仁柔之資內脩親親外禮宰

相優寵兄弟恩敬篤矣當時海內息戰爭之苦君

臣拱手俱欲無為是以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

稼穡衣食滋殖不幸遭母后虧損至德惜哉呂后

以婦人臨朝背高帝之約欲王諸呂當時面折廷

爭僅見王陵一人而波流風靡阿附呂氏者雖平

勃不免也自是權歸呂氏漢祚之危如一髮引千

鈞向使酈寄不可劫呂氏不可給紀通之符節不

可矯北軍弗納而呂須謀行則漢亦殆矣其能成

功豈非天邪夫以呂后仇陷戚姬鴆殺趙王駭沒

嗣君幽殺少主擅王呂氏誅鋤高帝諸子居位僭

竊自有天地以來所謂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子朱

子綱曰於呂氏制朝之後分註其年特以變例書

之所以著女后僭亂之原為萬世鑒戒宜哉

孝文皇帝名恒母薄氏夢龍據賀而生帝立尊之

為皇太后○元年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

薄氏
夢龍

據胸
文帝
不受
千里
馬

平不
對決
獄錢
穀之
問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屬音竹下並同令去聲○旗上有鈴曰鸞屬故曰屬車吉行謂巡狩師行謂征伐吉行當凶行之半蓋凶行百里窮日之力而止也師行當凶行不及三分之一不可窮其力也夫師行三十里徐行也凶行百里疾行也吉行五十里不疾不徐也三十里為一舍○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

吳公
誼薦
賈

張釋
之奏
犯蹕
當罰
金

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焉帝稱善勃大慙謝病免朝音潮後並同○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為太中大夫河南府名屬今河南○二年丞相曲逆侯陳平卒諡曰獻○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賜猶免也○書法曰○書賜半租嘉重農也○三年以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渭橋有一人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也

盜環
當棄
市

尺布
歌
之

大臣
短賈
疏上

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上良

久日廷尉當是也乘當皆去聲蹕音畢更音庚○衆

道禁止行人出稱警入稱蹕其後人有盜高廟玉環

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

吾欲致之族而廷尉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

意也釋之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

抔土何以加其法乎上許之共恭同抔音衰○得謂

地也抔搗也○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

道死長高帝第四子也謚曰厲民有歌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後封其

四子為侯病患也○匈奴冒頓死書法曰冒頓不書單

單于死立必書者以匈奴益○以買誼為梁王太傅

強大故也此書省繁故不書大臣多短之上以

為長沙王太傅至是徙梁王太傅上疏曰方今事執

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長

王吳芮孫也執與勢同痛哭者一謂諸侯強大也流

涕者二謂反貢夷狄不圖大患也長太息者六謂下風

俗侈靡無禮義無經制不教太子不○十年帝舅薄

昭殺漢使者帝不忍誅使公卿羣臣往哭之昭自殺

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曰死者不可復

○十二年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太倉

○十三年太倉

○十三年太倉

○十三年太倉

○十三年太倉

生刑者不可復屬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上憐其
意詔除肉刑令少皆去聲緹音啼屬連也言斷其
而定律曰當髡者城旦舂當黥髡者鉗
城且舂當劓者答三百當趾者答五百

陳氏曰以一女子言而改古法非有不忍人之心
者不能也可謂仁矣

除田之租稅

書法曰除者永除之也再賜天下半租

餘蓄能

○十五年作渭陽五帝廟

從方士新垣平請

而已而曰有五帝焉非

十六年親祠之以新垣平為

上大

書法曰親者何

○詔更以明年為元年

更音庚

平言闕下有寶玉氣而使下人持玉杯詣闕獻之刻曰
人主延壽於是改元○書去曰人主即位以一為元

古也自魏營與齊相王始以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
君子非之文帝惑於異端復有此失綱目書之譏惑

也自是景帝有中元後元○後元年新垣平伏誅

武帝十一改元滋紛紛也○書法曰文帝令德善政
告平所言者詐也遂誅之○書法曰文帝令德善政

相望于冊至末年而惑於異端如日月之食不能不
為全美之累焉及書新垣平伏誅則所謂更也人
皆仰之矣綱目抑左道凡方士必以伏誅書之○

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劉禮

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

棘門在關中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

以下騎送迎勞騎皆去聲下同已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驅曰

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

上乃遣使持節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門門士請車

家給
人足

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徐行至營成
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也問者霸上
棘門軍兒戲耳令使皆去聲○士卒前導曰先驅節
以旄為之上下相重如竹節也凡以
王命往來必持之○七年帝崩葬霸陵在位二十三
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嘗欲作靈臺召匠
計之直百金上曰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為身衣
弋緜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示朴為天下先吳王不
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以德
化民當時公卿大夫風流篤厚耻言人過上下成俗
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莫能及太子立是為

孝景皇帝

身衣之衣去聲○中人中等之戶也弋戰
同兒也吳王名濞高帝兄子也凡老者所

憑以坐杖老
者所倚以行

愚按文帝以儉自奉故租稅雖免而國用不乏以
德化民故肉刑雖除而獄訟不興宜其海內富庶
幾致刑措也然惑於妖言而祠五帝之廟溺於小
仁而短三年之喪深為盛德之累惜哉

孝景皇帝名啓即位之元年丞相申屠嘉奏功莫大

於高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孝文皇帝

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天子七廟以次祧遷惟
太祖百世不遷太宗情

盡不○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書法曰復者何
嘗除也文帝除

尊文
帝為
太宗

九寵龜錯
卿傾錯

之至景帝而復收非得已也然止收半租則賜民半租矣自是遂為常制也

○帝為太子

時龜錯為家令得幸太子家號為智囊帝即位錯

為內史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

龜音潮錯音措令間皆去聲數音朔下同○陳氏曰家令東宮官名智囊喻其智多也請間謂屏左右也

九卿太常卿光祿卿衛尉卿太僕卿大理卿鴻臚卿宗正卿司農卿太府卿也更音庚 ○初孝

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

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濞稱疾不朝錯數言吳過可

削文帝不忍濞音譬見音現提音抵朝平聲○博圍

其地及帝即位錯曰吳王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

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

諸請龜錯
侯削

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難亟急也錯又言楚趙

有罪削一郡膠西有姦削六縣膠音交及削吳會稽豫

章書至吳王遂反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皆先有

吳約至是同反齊王先諾後悔背約城守會稽音槍

今浙東即紹興府豫章亦郡屬今江西即南昌府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

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至是拜亞夫太尉將三十

六將軍往擊吳楚將軍之將如龜錯素與袁盎不善

盎言獨有斬錯復諸侯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錯於

是腰斬東市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亞夫大

破吳楚諸反皆平復音伏少去聲長上聲○袁盎吳相也復猶還也言還其所削之故

也郡

永嘉陳氏曰吳王招亡納叛反形已具漢固不容
不為之慮也若楚趙之徒初曷嘗有反謀之意哉
向使鼂錯之議止於削吳則其反也獨一吳耳今
也并未反之國而削之使吳王得以藉口誘諸侯
為左右手幾危社稷卒死讒鋒不亦宜乎

亞夫後為相封條侯以諫忤上意罷上曰此鞅鞅非

少主臣卒為人所誣告下獄不食嘔血死忤音悟少如字或音

亞夫
諫忤
上意

去聲鞅與快同為去聲嘔與歐同○鞅鞅不滿之意
晉灼曰主擊也亞伏也言亞夫非是少能擊伏惶恐
者也或謂亞夫乃先帝老臣非少
主之臣故鞅鞅不足而有異意也

掃除
繁苛
與民
休息

蘇氏文曰周亞夫為大將折吳楚之鋒不數月而
平大難及其為相守正不阿而惡其鞅鞅不屈遂
以無罪殺之哀哉

自漢興掃除繁苛與民休息孝文加以恭儉至帝遵
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國家無事人
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京師之錢累
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
於外紅腐不可勝食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
號故有倉氏庫氏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醇淳同累長皆上聲積音
恣勝音升○在字曰廩在野曰庾貫者穿錢之索也
校計數也陳者舊也因者仍也不可勝食言多也重

者不輕也言人人自愛其身而不輕犯刑法也然罔疏民富或至驕溢兼并

之徒武斷鄉曲宗室有土公卿以下奢侈無度物盛

而衰固其變也斷去聲○罔網同疏謂政網不密也武斷謂以威武斷制鄉曲之人也土

分地也○帝崩在位一十六年有中元後元太子立是

為世宗孝武皇帝

胡氏曰文景養民厚矣誓諸仲尼之言則亦富庶

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

民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事則英氣奮發景帝刻

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

慄失措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道薄以無

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

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佞絀申屠嘉戮鼂錯殺周

亞夫而君臣之義有缺其大致懸絕如此獨節儉

愛民一事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文帝同稱也哉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二之上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二之下

前進士廬陵 曾先之 編次

松塢門人番陽竹窩余進宗海通考

西漢

始有年號 舉賢良 董仲舒對

○孝武皇帝名徹即位之元年始改元曰建元有號
始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廣川

董仲舒對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

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強上聲 廣川邑名○

屬冀州又曰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

善更
治化

太學
教化

不一於正而無邪氣奸其間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羣
 生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
 終矣朝平聲奸音干犯也調平聲下同順也殖音息生也陛下
 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然而教化不立萬民不正
 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
 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
 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行知好治皆去聲更改也張安弦也言解去舊又曰
 弦更安新弦鼓者彈也更改化謂改施教化也又曰
 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
 原也願與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太學即今之國子監又

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宣使列
 侯郡守各擇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令去聲又曰春
 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
 人異論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
 絕其道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而民知所從矣春秋
書王正月所上善其對以為江都相相去聲下並同
謂大一統也揚州其王名非景帝子也
 程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
 子所以度越諸子也與又曰漢之諸儒唯董子有
 儒者氣象

為治不在多言

起上林置五士

初舉孝廉

李少君發奇中

上用恢議擊奴

唐掌諸南

司馬相如

上遣使者奉安車蒲輪東帛加璧迎魯申公既至問

治亂之事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

行何如耳使治皆去聲下同○三年閩越擊東甌

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於江淮間閩音民○陳氏

福建東甌亦國名在處州○帝始為微行遂起上林苑微行謂服

以出遊也上林在渭水南地方三百里即○五年置

五經博士五經易詩書禮春秋也○六年閩越擊

南越遣大行王恢等將兵擊之將去聲後並同○

人即今通事舍人也○書法曰二越相攻書擊矣○

漢兵也其書擊何譏事外也自是南方益多事矣○二

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二

年方士李少君見上善為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

而丹沙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

不死上信之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

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見音現

去聲更音庚○巧發奇中謂發言多中上意物○上

藥物也丹砂藥名亦曰朱砂安期生古仙人也○上

用王恢議遣恢等將兵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誘

匈奴入塞而擊之單于覺而去自是絕和親攻當路

塞馬邑郡名屬山西今朔州○五年唐蒙上書請通

南夷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入夜郎夜郎侯聽約以為

犍為郡犍音堅○犍為郡屬四川今又拜司馬相如

嘉定府夜郎國名在長亭

三

通西

公孫弘對策

商箒車

公孫弘封侯
以衛青為

為中郎將通西夷邛笮冉駹置郡縣西至沫若水南

至牂牁為徼邛音蚤笮音昨駹音忙沫音末又音昧

並西夷國名今南平軍是也徼塞也西南曰徼東北曰

塞塞以障塞為名徼以徼邏為義 ○徼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

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集覽曰縣次續食謂所徼吏民詣京師者令各

縣依次接續供給其飲食也計者上計簿也 菑川公孫

弘對策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

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

矣策奏擢為第一待詔金馬門應去聲擢音濁技也 齊人轅固

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仄目事之固曰公孫子務

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及頤也阿比附也 ○六年初箒商

車起商賈舟車之稅○陳務雅曰諸橫斂始於此自是國用蹙矣 ○匈奴寇上谷遣

車騎將軍衛青等將兵擊卻之上谷在今幽州西北今媯州 ○元

朔元年主父偃上書諫伐匈奴嚴安亦上書及徐樂

亦上書云陛下何威而不成何征而不服書奏上召

見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父音甫 是

秋匈奴入寇二年又入寇遣衛青等擊之遂取河南

地置朔方郡朔方郡屬甘肅今夏州 ○五年以公孫弘為丞相

封平津侯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迎賢人○

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為大將

大將

軍六將軍謂蘇建李沮公孫賀李蔡李息張次公也 ○匈奴入代 ○六年春

張騫使西

李廣李沮 ○元狩元年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騫音愆滇音顛國在西夷 ○二年以霍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

渾邪王降

敗之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票頻妙反騎去聲焉音烟 ○焉支西域國名祈

處其眾渾音龜邪音耶處上聲 ○陳氏曰 ○三年匈奴

奴人右北平定襄陳氏曰右北平郡名屬鞏昌今平涼府定襄亦郡名屬山西今忻州

誅文成將軍

○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狼居胥山匈奴 ○方士文成將軍李少翁伏誅少翁

西域始通

勸上為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歲餘神不至遂誅之 ○元鼎二年西域始通

置酒泉武威郡酒泉郡屬甘肅今肅州府武威郡亦屬甘肅今永昌府 ○書法曰書始通

何難辭也自張騫使西域於八年矣書譏遠略也 ○四年以方士樂大為五

利將軍尚公主集覽曰娶公主曰尚言帝王之女當有書者書此何譏也以方士尚公主帝之惑甚矣 ○五年遣將軍路博德等

擊南越 ○樂大伏誅 ○六年西羌反討平之羌音匡國名在

南越平置九郡陳氏曰九郡謂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潯耳

南越平帝登臺

帝如緱氏

○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遣使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 ○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仙封泰

漢王降

朝鮮降

作太初曆

伐大宛

蘇武使單于

山禪肅然東北至碣石而還

緜音掘 臨川陳氏曰 緜氏邑名屬河南中嶽

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肅然泰山下小山名也碣石山名在平濼府驪城縣西南

○漢王降

置益州郡

益州郡屬四

○三年擊樓蘭虜其王遂擊

車師破之

樓蘭車師並西域國名

○朝鮮降置樂浪臨屯玄菟

真番郡

朝音潮樂音各浪音郎屯音豚菟音徒番音婆

○匈奴寇邊遣兵屯

朔方○五年帝南巡江漢至泰山增封○太初元年

冬十月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造太初曆

以正月為歲首

書法曰書甲子朔旦何重紀曆也至朔同日常也甲子朔旦冬至非常也

故特書之造者何始用夏正也自是無能改者矣故雖復古而以創始之辭書之予之也後乎此魏主獻

建丑不三年而復周武氏建子不一年而復肅宗建子不一年而復行夏之時誠不易之常經也

遣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不克

先是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

城匿不肯與上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主殺之上大怒遣廣利伐之○書法曰武帝用兵多書擊

此其書伐何宛殺使者斯可以言伐矣

○二年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

○三年春築塞外城障秋匈奴大入盡破壞之

書其事一城之不足恃明矣

○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母

寡以降得善馬數十匹封廣利為海西侯

書法曰書大發兵何

譏也大發兵而得馬數十得不償失可見矣繼書封廣利為侯尚可謂之有功乎

○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

中絕不飲食武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

以為神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羴曰羴乳乃得歸

捕持綉
盜斧衣

祀明
堂巫蠱
事作

使飲食皆去聲審音教齧魚列反齧音低乳音儒幽囚也齧噬也咽吞也牡羊曰羝乳孕育也言待羝生子乃放武歸猶秦言○二年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上以法制御下好專用酷

吏東方盜賊滋起遣使者衣繡衣持斧督捕得斬二

千石以下使好皆去聲衣上音意下如字○衣以繡者尊寵之也揚以斧者得專殺也太守祿

得二○四年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太始三年

帝東巡琅琊浮海而還琅琊郡名屬山東今沂州○四年帝東巡

祀明堂脩封禪明堂在泰山周天子巡狩朝諸侯之處○征和二年巫

蠱事作帝如甘泉以江充為使者治巫蠱獄掘太子

宮云得木人尤多蠱音古使去聲○巫女巫也蠱惑也若今行符魔魅之術耳泉宮名

在鄆縣木人木偶人也尤甚也按太子據懼使客佯

為使者收捕充斬之白母衛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

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廐音救樂音洛○佯詐也白告也中廐皇后所在

上從甘泉來詔發三輔兵遣丞相劉屈氂將之屈音攝

音離○漢以京兆太子亦矯制發兵逢丞相軍句兵

合戰五日死者數萬皇后自殺太子亡至湖自經死

矯制謂詐為制詔也逢迎也湖縣名屬弘農經緯也後有高廟寢郎田千秋上

書言有白頭翁教臣云子弄父兵罪當笞上悟曰此

高廟神靈告我也知太子無罪作歸來望思之臺於

湖天下聞而悲之歸來望思謂已望而思之○三年

田千秋
秋上
書

士罷方

陳既往悔

詔輔太子

窮極武事

漢南無王庭受降城內事土木

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擊之廣利降匈奴

五原郡名

屬山西 ○四年罷方士候神人者

書法曰自元光二年遣方士求神仙

於是四十五年矣始罷方士甚矣帝之晚悟也後二年而帝遂違世矣書此幸之也否則終身弗悟與秦

皇何 ○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罷議輪臺屯田

下詔深陳既往之悔

相去聲 ○輪臺西域國名東有溉田五千頃故欲徙民屯耕於

此 ○書法曰武帝干戈土木海內虛耗至其末年本心定而天理還始陳既往之悔封富民侯以明休息

養民之意雖非不遠之復然與迷而不復者異矣 ○後元二年上幸五柞宮

病篤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太子

五柞宮在

扶風盩厔縣宮前有五柞樹因名焉 上在位五十四年改元者十有一

曰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

和後元上雄材大略承文景豐富之後窮極武事嘗

謂高帝潰平城之憂思如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數征

伐匈奴盡漢兵勢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斥地立郡

縣置受降城通西域通西南夷東擊朝鮮南伐粵軍

旅歲起數音朔斥音尺 ○襄公九世祖哀公嘗為紀

仇也漢沙漠也斥開廣也 內事土木築上苑屬南

山建栢梁臺作承露盤高二丈大七圍上有仙人

掌屬音竹連也栢梁臺在長安城北闕內因下 以方士

公孫卿言神仙好樓居作蜚廉桂館通天莖臺作首

山宮作建章宮千門萬戶東鳳閣西虎圈北太液池

賣功爵 造皮幣 白金 平均 準輸法

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

臺作明光宮皆極侈靡數巡幸崇祠祀脩封禪好去聲

其願反漸音尖數音朔○陳氏曰蜚廉神獸名謂置其象於館上也莖即承露金莖也首山宮在河東建

章宮在安西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浸漬故名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並神山名在渤海中此蓋作以

象之也明光宮亦在安西國用不給賣武功爵級造鹿皮幣白金

桑弘羊孔僅之徒作均輸九準法典利以佐費置鹽

官箠舟車造緡錢天下蕭然末年盜起微輪臺一詔

漢幾不免為秦緡音民幾平聲○通鑑元朔六年詔

爵也均輸者孟康云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產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運於所無之地賣之公私皆利故曰均輸也平準者陳殷云籠天下之物貨賈則買之賤則賣之使富商大賈無所希大利

而物價不得騰踊也佐者助也也緡貫錢索也微無也非也所用丞相初唯田蚡稍

專上嘗謂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後皆充位

而已蚡房吻反○專擅也除授官也盡未猶言盡乎未盡乎充位猶備負也蓋自此之後武帝自攬

權綱而丞相公孫弘後國家多事丞相連以誅死公孫

賀拜相至涕泣不肯拜亦卒以罪死酷吏張湯趙禹

杜周義縱王溫舒之徒皆嘗峻用刑法然湯等有罪

亦不貸貸寬也其間卜式兒寬之屬亦以長者見用兒音

倪長上聲汲黯獨以嚴見憚數切諫不得留內為東海守

好清淨卧閣內不出而郡中大治數音朔好治皆去聲下同○內謂京

師東海郡名屬今淮西即海寧軍入為九卿上方招文學嘗曰吾欲

欲而

汲黯以嚴見憚

外施
仁義

云云黷日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
之治乎上怒罷朝曰甚矣黷之戇也他日又曰古有
社稷臣黷近之矣朝音潮 黷陟降反 〇黷入為主爵
都尉在九卿之列故曰入為九卿

云云猶言如此如此
此也 戇愚直也

胡氏曰汲黯多欲之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為
君者莫不皆然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
賢王則克己窒欲者也所謂欲者或酒色或貨利
或宮室或遊畋或博奕或書藝圖畫以為文或開
土闢遠以為武或崇尚佛釋以為清或希慕神仙
以為高雖污潔不齊害有大小然皆足以變移志

王安
反

慮荒廢政理雖勉於行仁亦不足以感人心強於
行義亦不足以正民行以其無實也故人君莫大
乎脩身而脩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
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禮事無不善唐虞之治
不越此矣

淮南王安謀反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

義如丞相弘等說之如發蒙耳好去聲 說音悅 〇發
蒙韋昭曰如發去物

上之蒙一言 其易也黯嘗拜淮陽守曰臣病不能任郡事願為

郎中出入禁闈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
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至淮

陽十歲竟卒

淮陽郡名即陳州補過拾遺謂下補其過失拾其遺缺也

胡氏曰使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待董仲舒張湯而以汲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當有輔導建明諫止抹正之效而功烈之疵亦少損矣

黯甚為上所重大將軍衛青雖貴上或踞廁視之丞

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如黯不冠不見也

廁音側燕見之見音

現○廁牀也仲馮曰古者見大臣御坐為起踞廁者輕之也或曰箕踞而坐不以正視之也

東萊呂氏曰武帝踞廁視衛青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不冠則不見其胷中涇渭亦明矣然所尊非所任所任非所尊此所以有尊賢之名而無尊

賢之實也

上招選天下材智士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

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在左右

吾丘司馬

東方皆複姓相如特以詞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詼諧

上以俳優畜之

好去聲俳優音排○不根謂不根據義理也詼諧也諧和也優搬做雜劇之

也人朔嘗語上前侏儒以為上欲殺之侏儒泣請命上

問朔朔曰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語去聲侏音朱

伏日賜肉晏朔先斫肉持歸上召問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

詔何無禮也拔劍斫肉何壯也斫之不多何廉也歸

遺細君又何仁也然朔亦時直諫有所補益

遺去聲○細君

東方朔所遺細君

文章始盛有三代風

也妻自李少君以來求神仙不已文成誅而五利至五利以文成爲言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及五利又誅公孫卿等尤見聽信末年上乃悟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飲藥差可少病而已文成謂李少翁五利謂欒大差楚宜反漢興雖自惠帝已除挾書之禁文帝已廣游學之路然儒學終未盡盛至帝世董仲舒公孫弘皆以春秋進兒寬亦以經術飾吏事又有孔安國等出表章六經實自帝始文章亦至帝世始盛人以爲有三代之風焉太子立是爲孝昭皇帝六經易詩書禮記周禮春秋也

表章者表異而章顯之也

司馬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煩刑重斂內修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三王之道知所紓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者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歟

○堯母門 畫周公賜

孝昭皇帝名弗陵母鈞弋夫人趙氏娠十四月而生武帝命其門曰堯母門鈞弋宮名堯十四月而生年七歲體壯大多知武帝欲立之察群臣惟霍光忠厚

可任大事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音知

智朝音潮○黃門中官也負者負其康也通鑑云周公南面負宸以朝諸侯宸音倚鄭玄註儀禮宸如綵素屏風畫斧文以示威亦天子所居也謹責鈞弋夫人賜死曰古國家

所以亂由主少母壯驕淫自恣也明年武帝崩遂即位少去聲

胡氏曰漢武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誠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預政播告之脩著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鈞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若夫呂后之事則亦高帝有以啓之耳燕王且以長不得立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長上聲

且武帝第三子也○始元六年蘇武還自匈奴武初徙北海

上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卧起持漢節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陵與衛律降匈奴皆富貴

律亦屢勸武降武終不肯去上聲藏也言野鼠所藏草實也漢使者至匈奴匈奴詭言武已死漢使知之言天子射上林

中得鴈句足有帛書云武在大澤中匈奴不能隱乃遣武還使去聲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疆壯出及還須

髮盡白拜為典屬國須與鬚同○典主也屬國附屬之國也以其久在匈奴曉習邊

事故令典主蠻夷附者○左將軍上官桀子安為霍光婚生女立為皇后桀與安自以后之祖父乃不若光以外祖

羽林道上

專制朝事桀與光爭權朝音時鄂國蓋長公主為所
愛丁外人求封侯不許怨光且自以帝兄常怨望御
史太夫桑弘羊為子弟求官不得亦怨望蓋胡閣反
長上聲為
去聲○蓋主帝姊也丁姓外人名也於是皆與且通謀詐令人為且上
書言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
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
其事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肆音異調去聲○陳
氏曰都試也肆習也
總閱試習武備也郎侍衛親軍官也羽林亦宿衛之
官疾如羽多如林也言光之出本為閱視軍士而於
道上借用天子警蹕之制也莫與幕同
言光擅自調遷增益幕府校尉官也書奏帝不肯
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

桀白上事

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句光入免冠
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
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
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
校尉畫室如淳曰近臣所上計畫之室或曰雕畫之
室也廣明長安東都門也屬耳猶言近日也
是時元鳳元年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
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
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
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遂猶追究也
坐之謂以其
罪反坐之也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

霍先為政與民休息

廢帝而立且安又謀誘且至誅之廢帝而立桀會有知其謀者以聞捕桀安弘羊等并宗族盡誅之蓋主與且皆自殺以聞謂下以其事一奏聞於君上也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是也使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四年傅介子使西域誘樓蘭王刺殺之馳傳詣闕以其為匈奴反間也使傳為間皆去聲○元平元年帝年二十

一而崩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三曰始元元鳳元平霍光為政與民休息天下無事昌邑王賀哀王疇之子

武帝孫也光迎賀入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賀淫戲無度光奏廢之迎立武帝曾孫是為中宗孝宣皇帝疇音博

史斷曰孝昭在位霍光總政雖不親萬機然其天性聰明與高帝類觀其以童稚之年而能辨光之忠知上官燕蓋之詐何其偉也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疾苦遂貸貧民種食除今年田租益鐵權酷悉從議罷與民休息善政如此使天假之以年又得伊呂之佐以輔相之周之成王不足過矣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獄中
有天
子氣

○

孝宣皇帝初名病已後改名詢武帝之曾孫也初戾

太子據納史良娣生史皇孫進進生病已已音以○

前過曰戾良娣女官名數月遭巫蠱事皆繫獄望氣

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令盡殺獄中人

丙吉時治獄拒不納曰他人無辜尚不可况皇曾孫

乎使者還報武帝曰天也使去聲及長高才好學亦

喜游俠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長上聲元鳳中秦

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復起蠶食其葉曰公

孫病已立僵音姜偃仆也及賀廢病已年十八矣霍

光等奏病已躬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後迎入

獄吏

置廷尉
尉平

即位既立六年光卒始親政○地節三年路温舒上

書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俗語曰畫

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悲痛之辭願省

法制寬刑罰則太平可興上為置廷尉平獄刑號為

平矣上為之為去聲○十失謂羞文學一也好武勇

者謂之誹謗五也過過者謂之妖言六也先王盛服

不用於世七也忠良切言皆鬱於心八也喜虛譽九

也蒙實禍十也畫指畫也言畫地為獄雖非真獄人

且擬議不入刻木為吏雖非真吏人且期望不對也

○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治有異績賜爵關内侯相

來治皆去聲○膠東國名○以魏相為丞相丙吉為

其王名寄景帝第九子也御史大夫○四年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告者皆封

曲突
徙薪

賜徐
福帛
霍光
禍萌
於驂
乘

列侯初霍氏奢縱茂陵徐福上疏言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不聽抑止也制防禁也至是人為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主人不應俄失火鄉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殺牛置酒謝其鄉人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賞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上乃賜福帛以為郎為應論皆去聲廟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

乘

乘去聲從音勿○凡乘車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居右為驂乘

班固曰霍光受襁褓之託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不學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才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司馬公曰霍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况子孫驕侈以趣之哉雖然向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其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

朱邑治第一

政授之以兵更加裁奪遂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勲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

治行皆去聲○北海

郡名屬今山東即益都府○渤海太守龔遂人為水衡都尉

渤海郡名

屬山東今濱州先是渤海歲饑盜起選遂為太守召見問何

以治盜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飢寒而吏不恤使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

雙遂以便治渤海

如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便宜從事

上許焉

見音現○積潦曰潢言如小兒戲弄兵器於潢池之中平之難也

乘傳至渤

海界郡發兵迎遂皆遣還移書罷捕句諸持田器者

為良民持兵者乃為盜遂單車至府盜聞即時解散

民有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

佩犢勞來巡行郡中皆有蓄積獄訟止息至是召入

去勞皆去聲解音蟹○移書猶言行文書也罷捕謂罷免捕盜吏也牛犢曰犢○元康元年

殺京兆尹趙廣漢京兆三輔之一今安西是也尹其官名○書法曰書殺何甚帝也周

官八議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初廣漢為潁川太

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為節簞受吏民投書使

趙廣
漢為
鈞距

相告訐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

結音項籍音同訐音穎川郡名屬河

南今許州是也鉤籍若今盛錢藏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用受書令投其中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也落其聚也散落者由是入為京兆尹尤善為鈞距以得事

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發姦擿伏如神京兆政清長

老傳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銖音殊擿音剔長上聲陳氏曰鈞距謂

鈞出隱伏之情而距塞欺誑之說也擿挑也伏隱也至是人上書言廣漢以私

怨論殺人下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

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

去論

翁歸初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

聲號平聲要腰同○以尹翁歸為右扶風右扶風三輔之一今鳳翔府是也

尹翁
歸為
右扶
風

魏相
諫滅
匈奴

于語終日竟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

于以私以治郡高第遂入治常為三輔最

見音現○託寄託邑

子同邑子也定國東海人故欲下以邑子為翁歸託然語終日不敢令邑子出見翁歸也將猶且也言汝不

是為翁歸任又不可以私意于之此蓋定國退與邑子言也上功曰最○二年上欲因

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復擾西域

今其肅永昌府乃漢

匈奴右地也魏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

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

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

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眾欲

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匈奴未有犯境今

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

王應皆去聲見音現

顯示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二十二人

此非小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織芥之忿於遠夷

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

內也上從相言

殆發語辭顯史魯附庸國在今沂州費縣事見論語

○三年太

子太傅疏廣謂兄子太子少傅疏受曰吾聞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

俱稱疾上疏乞骸骨許之加賜黃金公卿故人設祖

道供帳東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

二大夫

供音恭兩音亮○殆危也祭行道之神曰祖道供帳謂供具飲食陳設幕席也兩一車也

一車兩輪故曰兩

既歸日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

娛樂不為子孫立產業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

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不欲益其過

而生怨

共供同樂音洛為去聲夫平聲

胡氏曰以宦成名立為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

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以加

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既稍長其資質

志趣已可槩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不

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以至再辱師傅於牢獄而卒

殺之則其憤憤有素疏廣矚之已熟知其不可扶

先零 寇叛 趙充 國至 金城 上留 方略 田便 宜十 二事

持而教誨也審矣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恐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

神爵元年先零與諸寇叛上使問後將軍趙充國誰

可將者充國年七十餘對曰無踰老臣復問將軍度

寇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

上方略乃詣金城上屯田奏願罷騎兵留步兵萬餘

分屯要害處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奏每上輒

下公卿議初是其計者什三中什五後什八魏相任

其計可必用上從之零音連度音鐸騎去聲○先零西夷國名金城郡名屬鞏昌今

蓋寬 饒自 劉

蘭則也是也條約也言約束兵備而不出也○二年司

隸校尉蓋寬饒自劉北闕下初寬饒為衛司馬撫士

校尉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任宦官寬

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

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

天下官以傳賢聖家以傳子孫書奏上以為怨謗下

之吏寬饒自劉其不書下之吏何甚寬饒也寬饒謂刑

餘為周召可也而語及官天下則非所宜言也若是

而自殺焉罪不專在上也故趙韓湯皆書殺而寬饒

書自劉網審矣○三年丞相高平侯魏相卒以丙吉為

丞相故事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句領尚書

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自霍光薨後相即

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及為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

魏相 條漢

便宜行事

丙吉知大

體韓壽馮翊民不忍欺

奏數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請施行之敕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異郡不上相

輒奏言之屏音丙好去聲下同○故事舊制也署書於各郡及諸侯王國也休告謂請假還家也郡不上謂郡國不上言也與御史大夫丙

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至是吉代為相吉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群鬪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其失問吉日民鬪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人以為知大體喘音川疾息也調平

○五鳳元年殺左馮翊韓延壽馮翊三輔之一延壽為吏好古教化由潁川太守入為馮翊民有兄弟

相訟延壽閉閣思過訟者各悔不復爭郡中翕然相救厲恩信周徧莫復有詞訟吏民推其至誠不忍欺給至是坐事棄市百姓莫不流涕復扶又反給蕩支反○思過謂思自

已過失也敕厲謂下民更相○三年丞相博陽侯丙吉

卒吉病上臨問以誰自可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班固曰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近觀漢相高祖闢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脩理公卿多稱其

黃霸為潁川太守
為潁川太守
為潁川太守

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也哉

以黃霸為丞相霸嘗為潁川太守吏民稱神明不可欺力教化後誅罰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至是代丙吉霸材長於治民及為相功名損於治郡時數音朔易音亦長上聲○長吏即郡丞督郵即督事直聽謂病聾者必重聲與言乃能聽也絕者除也言交代之際除絕簿書以盜官物也○四年大司農

耿壽昌白
常平倉穀
殺光祿楊
惲

種豆之詩

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殺故平通侯楊惲惲委粉反○書法曰惲既免為庶人矣書故平通侯何廢不以罪也而殺之甚矣惲廉潔無私人上書告惲為妖惡言免為庶人惲家居治產自娛其友孫會宗戒之惲報曰過大行虧當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人上書告惲驕奢不悔下廷尉按得所與會宗書帝見而惡之以大逆

無道腰斬行勞也 皆夫聲拍音甫其音其樂音各○
荒亂也 豆當在 喻人君也 蕪穢喻政
豆莖零落在野 喻自巳見放棄也

司馬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
為廷尉而趙蓋韓揚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
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
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憚之剛直可不
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當宥之况非不足以死
乎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為冀州刺史書法曰書

免張敞官復以為冀州刺史曰書揚憚之誅也公卿奏敞憚之黨友

張敞
五日
京兆

不宜處位上惜敞材寢其奏處上聲○寢敞使掾絮

舜按事舜私歸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敞聞舜

語即收繫獄竟致其死後為舜家所告敞上書從關

下亡命為去聲○五日京兆言不久數月京師抱鼓

數警上思敞能復召用之抱音孚擊鼓杖也數音朔

警者以盜賊多故也○三年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

上書願款塞稱藩臣至是來朝詔以客禮待之位諸

侯王上朝音潮○五單于謂屠耆單于呼韓邪單于

塞門來服從也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

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
之也其勢然也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
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責號令加焉
非敵國之謂也今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
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
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
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
名當也麒麟閣在安西○丞相霸卒以于定國為丞相定國

于公治獄有陰德于定國為廷尉民不冤

父于公初為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以養其姑
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經死姑女告婦迫死其母婦不
能辨自誣伏于公爭之不能得孝婦死東海枯旱三
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太守祭孝婦冢遂雨于公治
獄有陰德令高大門閭容駟馬車曰吾後世必有興
者子定國以地節元年為廷尉朝廷稱之曰張釋之
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至
是由御史大夫代黃霸養爭皆去聲朝音潮○夫母曰姑妨害也天下無冤民者
治之而民無冤也民自以不冤者不待治之而民自不冤也○黃龍元年帝崩葬
杜陵杜陵在鳳翔府上在位二十五年改元者七曰本始地

屬精
為治

太守
之吏民守

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
艱難厲精為治樞機周密品式備具里門曰閭閻門曰闔樞戶樞機

弩牙喻政治之要也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嘗曰民

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

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

數變易則民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

厲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良

吏於斯為盛守相謂郡守及諸侯正相也良循良也二千石守相之俸也御印曰璽璽書者

詔書也增秩加璽官品也所表謂治功表著者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

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技嚴同稱去聲

○綜核綜理考核也名謂虛名實謂實行遭值匈奴衰亂推亡固存信威

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信音申○推亡固存書仲虺文有亡道者則推而滅

之若宣帝於鄧支是也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若宣帝於呼韓邪是也功光祖宗業垂

後裔可謂中興侔德商宗周宣矣太子立是為孝元

皇帝侔音謀齊也言殷高宗周宣王皆中興之主而宣帝之德可與侔齊也

賀氏善曰宣帝號尚嚴而綱目書寬恤之政四詔

有大父母父母喪勿徭詔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

大父母皆勿治詔郡國歲上繫囚掠笞瘦死者以

課殿最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勿坐謂非惻隱

之發可乎惜夫信鳳凰惑碧雞而趙韓楊之死不

漢家自有制度
霸王無異道

免書殺此綱目所以責賢者之備也

孝元皇帝名奭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
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
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
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
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
亂我家者太子也好去聲從音勿○文法吏謂深文峻法之吏也黃老申韓之學號刑
名繩下者拘束臣民也宣帝少依太子用家許氏許后以霍氏
毒死故不忍廢太子至是即位少去聲○宣帝微時娶許廣漢女遂依廣
漢居住及為帝立許氏為后后當娠病霍光妻顯令女醫毒殺之而以其女為后

司馬公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令諸侯諸侯有
能率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
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
誅亂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
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
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
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
陶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其功烈豈
若是而已邪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關於治體必

四人心
謀議

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
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示訓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初元元年立婕妤王氏為皇后婕妤女○二年下蕭
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為庶人更生漢宗室也後改名何○史高宣
二人帝師傅數言治亂陳王事選更生給事中與侍
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
由是與望之有隙數音朔治去聲○史高宣中書令
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帝即位以顯
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

召致
廷尉

傾朝百僚皆敬事之顯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旨
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與高表裏射音夜中去聲○典主也中人
宦官也旨意也在外為表在內為裏也望之等患外戚許史放縱又疾
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
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
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不能從處音軒應去聲○建
白猶云建言也許史謂許延壽史高之徒也禮恭顯
白刑人不在君側公羊傳曰君子不近刑人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譽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
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
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送獄可其奏後上

為送獄

望之自殺

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說上竟罷免

數音朔省悉并反說音稅○視事親視政事也

上復徵堪更生為中郎且欲以望之為相恭顯許史

皆側目側目畏貌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不悔

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帝師傅終不坐非頗屈望

之於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音屈同塞音色○快

快不滿之意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

望之所坐語言薄過必無所憂過猶罪也言坐望之一以薄罪召之必來無

足憂也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軍騎馳圍其第

望之飲鴆自殺上聞大驚卻食涕泣召顯等責問皆

免冠謝良久而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為中書令去騎

聲○執金吾軍衛官名吾禦也言常執金革以禦非常也或曰金吾杖也以銅為之金塗兩末未詳孰是

司馬公曰甚矣孝元之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

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望之自殺則恭

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

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然

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奸臣安

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也

五年匈奴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居音渠康居西域

○永光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北歸庭庭王庭匈奴所居處

名國

京房
學易

也蓋呼韓邪自宣帝黃龍元年來朝至是始北歸王庭也 ○建昭二年殺魏郡太

守京房 魏郡屬河東今大名府 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嘗曰得

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為郎屢言災異有驗嘗宴見

言事意指石顯顯奏出之尋徵下獄棄市 見去聲○宴見言事

詳見綱目

胡氏曰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辱矣之戒况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纔得為郎其交固淺陳考功法帝雖鄉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京房學易不明其

石顯
威權日盛

道徒以災變占候為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

黨友諸附倚者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

邪仰何纍纍綬若若邪 少去聲○少府官名五鹿姓充宗名也師古曰纍纍重貌

若若長貌言其兼官據勢也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也甚矣故孔子遠佞人非

陳矯制湯
于支斬鄧單

帝徒優游
不遊斷

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寒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要道之本正已而已平正真實者正之主也賢能功罪言行事物必核其實然後應之則衆正積於上而萬事實於下矣

三年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

擊匈奴鄧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四年春傅首至京師

縣藁街十日傳抹戀反縣平聲藁音杲○藁街蠻夷所鄧之處故縣首於此以示之也○

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願增漢以後宮王嬙字

昭君賜之朝音潮○帝崩在位十六年改元者四曰

初元永光建昭竟寧上雖喜儒術得韋玄成匡衡為

相無相業帝徒優游不斷漢業衰焉太子立是為孝

成皇帝斷去聲

史斷曰元帝以昏懦之資繼紘之初首以公田賑

業貧民賦貸種食未幾減樂府食省苑馬以賑困

乏又罷宮館減馬獸肉食數月之內善政迭書率

是而行文景亦不是過奈何主德不明羣小在位

知蕭周之賢善善而不能用以恭顯之姦惡惡而

不能去事無巨細悉委中書專事邪僻賊害忠良

西漢之衰決於此矣

○孝成皇帝名驚母王氏生帝於甲觀火好經書其後

史丹伏青蒲諫

石顯死

黃霧四塞

幸酒樂燕樂元帝時為太子幾廢賴史丹伏青蒲涕

泣諫止至是即位尊王氏為皇太后上好皆去聲樂上五教反下音

洛幾音并○應劭曰以青觀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建始元年以元舅王

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書法曰書元舅何譏私也王氏之篡始此

矣故謹○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書法曰書免歸道死何譏失刑

也人不能誅而天誅之於是漢為○封舅王崇為安

失刑矣故書以罪免而削其官○封舅王崇為安

城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黃霧四塞塞音色

曰序五侯何病漢也以為無一人不侯矣故下書○黃霧四塞帝之昏實為之譚等不書舅蒙上文也

河平二年悉封諸舅為列侯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

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書法曰前序五侯病漢也

此則何以不序貶其事端則餘者畧之可也書悉封

而封爵之○陽朔二年以王音為御史大夫弟音鳳也

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詔

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書法曰鳳具官矣不書姓名

君子所不忍書也自是卒音商根皆不○鴻嘉四年

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書法曰非大臣不

為王商起文也○永始元年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書法

太后也莽之篡太后成之○二年大司馬車騎將

軍音卒以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三年故南昌尉

梅福上書不報南昌縣名屬南昌府不報謂寢其初

事也○書法曰書故尉何錄賢也

福屢因縣道上變事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方今君

上梅福書

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盛陛下不察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上不納景音影為去聲○變事災變事也君命犯謂下犯上命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今三倍此數也水災極多無與比其數也○元延元年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槐里邑名屬扶風○書法曰令耳何以書錄賢也書罪多矣未有書得罪者此其書何不當得而得者也罪辭有三有罪今罪也以罪前罪也皆實罪也得罪非所罪而罪也安昌侯張禹以帝師傅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第辟左右親以示禹

信張
禹言
不疑
王氏

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禹由是不疑王氏辟音闕屏除也無母同禁止辭也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爭之

朱雲
折檻

王莽
為太
司馬

漢業
愈衰

上意乃解及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言

見呼爭皆去聲斷音短逢音旁○尚方少府之屬官
作供御器物者斬馬劍言劍利可以斬馬也廷辱謂
當朝廷而辱之也龍逢夏桀之臣比干殷紂之
臣皆以直諫一見誅者也輯補脩也旌表異也○綏

和元年大司馬根病免以王莽為大司馬○二年帝
崩葬延陵上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七曰建始河平
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帝有威儀臨朝若神然荒
于酒色政在外家張禹薛宣翟方進為相漢業愈衰
焉太子即位是為孝哀皇帝朝音潮
相去聲
史斷曰成帝善修容儀臨朝若神可謂有穆穆天
子之容矣然湛于酒色飛燕嫫私赤鳳內亂五侯

秉政僭擬乘輿縱惡不誅蔓延滋長遂致排擯宗
室孤弱公輔斬戮無忌擊斷不請劉向王章精忠
懇切如水沃石朱雲梅福披心讜論動遭按劍獨
杜欽谷永張禹孔光之徒諂諛苟容保寵固祿天
地變異無與比數而當世君臣猶不警悟欲久安
長治得乎

丁傳
用事
夏賀
良言
改元
易號

○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恭王康之子元帝之孫也祖母
傅氏母丁氏成帝無子故立為太子至是即位丁傳
用事罷大司馬莽就第丁傳丁明傳晏
也第私居也○建平元年
用夏賀良言漢曆中衰當更受天命宜急改元易號

帝幸董賢

乃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尋罷改元更號事誅賀良等更音庚○帝幸董賢元壽元年以賢為大司馬二年帝崩賢自殺上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建平元壽太皇太后以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即位是為孝平皇帝

史斷曰哀帝睹孝成之世祿去公室權柄下移即位以來屢誅大臣欲強主威以則武宣天性昏愎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益衰焉

太后○

孝平皇帝名箕子後更名衍中山孝王興之子元帝孫也哀帝崩立為嗣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

公莽為安漢

百官總已以聽元始元年莽為安漢公更音庚衍音看朝音潮○

總已謂總攝已職也○四年聘莽女為皇后加安漢公莽號宰衡位在諸侯王上周公為冢宰伊尹為阿衡○五年

加莽九錫

孔光卒成哀以來光等為三公養成漢禍諂佞成風上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人加莽九錫陳氏曰九錫與馬衣服樂

則朱戶納陸虎賁弓矢鉞鉞鉅○臘日莽上椒酒於帝置毒帝崩

攝莽后

在位五年改元者一曰元始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嬰莽居攝踐祚贊曰假皇帝臣民謂之攝皇帝音祖帝位也

史斷曰孝平幼弱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大

莽即位
因號

○

漢士大夫若崩厥角誓首靡然從之一時上書頌莽者四十八萬人而炎漢之宗社已繫於莽哀哉

孺子嬰居攝元年安眾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書法曰予 ○二年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不克死

倡義也 之義故丞相 ○初始元年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

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更音庚 ○書法曰於是

書何不成 王莽者王曼之子也孝元皇后兄弟八人

獨曼早死不侯莽幼孤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句乘

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折節為恭儉勤身

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封

虛譽
隆洽

廢孺
子為
定安
公

荆州
兵起

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虛譽隆洽傾其諸父遂

得漢政至是篡位國號新以十二月為歲首曼音萬

聲色音樂女色也折節猶言 ○新莽始建 莽廢孺

子為定安公 ○二年太皇太后王氏崩書法曰不書新

之於漢也成莽篡者太后也其不絕之何其握璽其

令官屬黑貂其用漢家正朔猶有漢氏之心焉然則

不書漢太皇太后何不成莽 ○四年荆州綠林兵起

書法曰不書盜起兵起莽故盜也然則 時法禁煩

苛旱蝗相仍荆州飢饉民衆相聚為盜新市人王匡

為之帥馬武王常成丹往從之藏於綠林山中荆州

北即鄧都新市邑名屬 ○五年莽大夫楊雄死書法曰

江夏綠林山在當陽 莽臣皆

易雄
稱莽
功德

劉演
及秀
起兵

立劉
玄為
皇帝

劉玄
刮席

書死賊之也莽大夫多矣特書揚雄雄字子雲成帝

所以深病雄也凡蠻夷盜賊書死之世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以

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嘗作太玄法言卒章稱莽功德

比伊周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劉茶嘗從雄

學奇字茶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

者來欲收之雄從閣上自投下莽詔勿問至是死音劇

給茶音焚使去聲○三世成帝哀帝平帝也久次謂

久在位次不遷轉也太玄擬易法言擬論語劇甚也

甚言秦之虐而稱頌新之美也奇字六○琅琊樊崇

東海子都等兵皆起刀音○地皇三年樊崇兵自號赤

眉恐其兵與莽兵混故朱其○綠林兵分為下江新

市兵○荊州平林兵起平林地名○漢宗室劉演及

弟秀起兵春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春陵故城

在道州寧遠縣○書法曰書漢宗室何正統也是故

書兵起者多矣未有書興復帝室者此其書何特筆

也○漢帝玄更始元年新市平林諸將其立更始將軍劉玄

為皇帝大赦改元更音庚○書法曰不書漢宗室何

不以玄紀年大書之不成立玄之為帝也其不足以君

天下明矣書曰立某為帝立者不宜立者也故終玄

之世綱目恒玄春陵節侯買之玄孫與演秀同高祖

時在平林軍中號更始將軍諸將貪其懦弱立之南

面立朝羣臣以手刮席羞愧流汗不能言都于宛四

祖曰高祖懦弱也刮者○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

摩也○宛音寬下並同

隗囂起兵 公孫述起兵 荊州兵 荊州兵 荊州兵

下○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應去聲成紀○公孫述起

兵成都成都府名屬四○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

軍申屠建攻武關折人鄧曄起兵開關迎建入長安

眾兵誅莽傳首詣宛折音昔邑名屬南陽曄為輒反

定官名及十二州界罷置改易天下多事更造錯刀

契刀大錢等貨食貨志云錯塗也以黃金錯其文曰

刀契既篡位以劉字卯金刀也禁剛卯金刀之利不

得行罷錯刀契刀五銖錢服虔曰剛卯長三寸廣一

錢五銖錢蓋一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男口不

更名天下

田曰王田

立五均司市錢

更府市均立王

寶更府市均立王

盈八而田過一井分餘田與九族鄉里故無田者受

田九族謂高曾祖父已身子孫曾玄立五均司市錢

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為貢詳見綱目更作寶貨有金

銀龜貝錢布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潰亂寶貨不

行乃行小錢大錢數更變不信盜鑄及私挾五銖

錢者抵罪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至涕泣市道

數音朔○釜蹄云錢貨六品銀貨一品龜貨三品貝

貨五品布貨十品并銀貨中又有黃金一品則為六

名而有二後又改貨布貨泉陳氏曰布泉皆錢也以

其流行如泉故曰泉每一易錢民大陷犯鑄錢法檻車鎖頸傳

詰長安者以十萬數死者什六七檻胡反改易制度政

四方謳吟

泉布貨

改貨

布貨

改貨

思漢

威斗

令煩多四方囂然謳吟思漢久矣囂與教同教口悲歎聲也歲旱

蝗人相食遠近兵起莽以五石銅鑄威斗如北斗狀

欲以厭勝衆兵出入使人負之以行至漢兵入宮猶

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厭音

葉○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鑄威斗長二尺五寸以其威壓群雄故曰威斗司命負之出則前入在旁

斬首解鬻

也或曰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蓋以六百斤銅鑄之未知孰是斬首於漸臺軍人分

其身節解鬻之自篡至亡凡十五年

漸音犬鬻音鞏碎其體而切之也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

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

違者也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

之權遭漢中微國紗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

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盜之禍及其竊位南面顛

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謂黃虞復出也乃

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以

逞其欲焉是以四海囂然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

體分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

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籍以

文姦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

更始自宛遷都洛陽明年遷都長安赤眉攻之明年

更始遷都

洛陽長安赤眉更始

赤眉入更始出奔巴而降赤眉為所殺自立至亡凡
二年前數月大司馬秀已即位於河北是為世祖光

武皇帝

降音杭為所
之為去聲

司馬公曰更始雖漢宗室以懦而立考其即位南
面立朝群臣羞愧刮席殊失人君之態厥後委政
趙萌日夜飲宴羣臣欲見言事輒醉而不視朝是
以既得之又失之矣

古今歷代註釋標題十九史略通考卷二之下

